



语言与教育丛书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俞理明 常辉 姜孟 编著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Transfer Studies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交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985 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New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Transfer Studies

俞理明 常 辉 姜 孟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和篇章以及句法语义的接口等不同语言层面,系统地回顾和评析了近年来语言迁移研究的新成果,还介绍了影响语言迁移的各种因素以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多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

本书适用于语言学专业研究生、从事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的研究者以及外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俞理明,常辉,姜孟编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313-07395-2

I. 语... II. ①俞... ②常... ③姜 III. 语言学—
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999 号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俞理明 常 辉 姜 孟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5.5 字数:287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395-2/H 定价: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4742979

前言

母语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其影响不仅巨大,而且非常复杂,因而,语言迁移研究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长期以来,语言迁移研究一直是二语习得界和外语教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语言迁移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和深度的不断增加,人们对语言迁移的本质和发生过程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笔者曾于2004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一书,该书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有关语言迁移的专著,系统介绍和评析了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的发展历程。此书问世以后,不少人告诉我二语习得专业的研究生认为这是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这本书所以能引起我国学术界同仁们的兴趣,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语言迁移这个题材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正如王初明教授所说的,正是语言迁移这一现象使得二语习得研究不同于一语习得研究^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的理解是,虽然二语习得研究顾名思义是对第二语言的习得的研究,但它和第一语言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在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时,不能不考虑二语习得者的第一语言,即母语这一举足轻重的因素。而研究第一语言习得,基本涉及一种语言,即习得者的母语,而不是两种语言^②。既然作为二语习得研究对象的语言而言不止是一种,那么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就必然产生语言迁移现象。换言之,任何有意义的二语习得研究,都离不开它对学习者母语在其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影响研究。

这里要说明的是,《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一书的基本思想是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① 引自王初明教授在2009年3月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二语习得与语言迁移国际研讨会”的开幕辞。

② 只有一种情况除外,这就是在父母亲是讲不同语言的双语家庭里,他们的孩子两种语言同时发展,这两种语言都被视作第一语言,但这属特殊情况。

2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形成的。因此,我的“回顾、反思和研究”基本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语言迁移研究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而书中所叙的我的研究也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二语习得这门学科发展很快,从 90 年代到今天不到 20 年时间,语言迁移研究有了重大进展,研究成果累累。我们现在对语言迁移理解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和 30 年前相比,可以说不能同日而语。因此,笔者萌生再写一本关于语言迁移研究的书,以全方位涵盖语言迁移研究最前沿的成果,供国内外语界同仁参考。经过反复思考,我把此书定名为《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本书是上海交通大学“985 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现代语言应用与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子项目。本项目的启动和进行均得到该基金的大力资助,为此免除了自己在写《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这本书时所经受的囊中羞涩的尴尬。这里还特别要指出的是,和《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这一子项目同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立项的是举办一次二语习得与语言迁移国际研讨会。撰写这本专著和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二语习得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初明教授的全力支持。这次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3 月 21 日至 22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在这次会上,除了有幸结识到我心仪已久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Terene Odlin 教授外,还认识了自 Odin 后,当今语言迁移的领军人物,美国俄亥俄大学语言学系主任 Scott Jarvis 教授、苏格兰 Trinity 大学 David Singleton 教授。通过和国内外在语言迁移研究领域里面的顶尖学者和其他学界同仁们的交流,笔者的视野得以开拓,对语言迁移研究的前沿发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因此,《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一书的姐妹篇。本书从各个语言层面以及语言层面的接口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论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语音、词汇、句法、语义、句法语义接口、语用、篇章等语言层面,还包括影响语言迁移的各种因素以及 21 世纪以来发展迅速的多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

本书从酝酿阶段到最后完稿历时 5 年之久。5 年前,当我开始有写本书这个想法时,得到当时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的博士生常辉和姜孟

的衷心赞同和全力支持,他俩并为此书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劳动,他们是我亲密的合作者,也是本书的共同撰写者。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对他们二位的感谢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此外,我还想说的是,撰写本书的四五年岁月,不仅仅是我们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的见证,更是他们奋斗拼搏、成长成才的见证。他们在这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从一个初涉二语学界的研究生成长为学有所成的后起之秀。其中常辉博士的句法习得研究,见解精辟独到,成果丰硕,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姜孟博士的语义迁移研究,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也初露锋芒,前途不可限量。

此外,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得到了美国著名学者、俄亥俄大学的 Scott Jarvis 教授和俄亥俄州立大学 Terrene Odlin 教授的许多帮助和启发,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适用于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尤其是从事二语习得的研究人员参考阅读。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内学者和研究生对语言迁移研究有更全面、系统的认识,同时引起外语教师 and 外语教学研究者的注意,并相互交流,更好地认识和利用母语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服务外语教学。

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借此机会,特表示本人的真挚感谢。

最后,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切期望国内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俞理明

2011年11月

缩 略 语

Agr	agreement	一致
C	complementizer	标句词
CFC	Contrastive Focus Constraint	比较焦点限制
CP	complementizer phrase	标句词短语
D	determiner	限定词
DP	determiner phrase	限定词短语
EPP	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	扩充的投射原则
GB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管辖与约束理论
I	inflection	屈折
IP	inflection phrase	屈折短语
LF	Logical Form	逻辑式
MP	Minimalist Program	最简方案
Neg	negation	否定
NegP	negation phrase	否定短语
NP	noun phrase	名词短语
OPC	Overt Pronoun Constraint	显性代词限制
PP	prepositional phrase	介词短语
T	Tense	时态
TP	Tense phrase	时态短语
UG	Universal Grammar	普遍语法
VP	verbal phrase	动词短语
VOT	voice onset time	发声起始时间

目 录

1 引论	1
1.1 语言迁移的定义和主要研究内容	1
1.2 语言迁移的分类	8
1.3 语言迁移研究的简要历史回顾	12
1.4 语言迁移研究的新动态	19
1.5 语言迁移发生的层面及其特性	29
1.6 语言迁移研究的方法论	30
2 语音迁移	33
2.1 音段层面的语音迁移	33
2.2 音节结构和超音段层面的语音迁移	37
3 词汇和语义迁移	40
3.1 词汇迁移	40
3.2 语义迁移	46
3.3 词汇和语义迁移的方向性	58
4 句法迁移	61
4.1 理论基础	61
4.2 中介语初始状态中的句法迁移	66
4.3 中介语初始状态以后的句法迁移	82
5 句法与语义接口的语言迁移	110
5.1 冠词习得与语言迁移	110
5.2 致使结构习得与语言迁移	115
5.3 非宾格结构习得与语言迁移	119
5.4 双宾句习得与语言迁移	124
6 语用迁移和语篇迁移	128
6.1 语用迁移	128

2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6.2 语篇迁移	136
7 意义迁移和概念迁移	139
7.1 概述	139
7.2 意义迁移	140
7.3 概念迁移	145
7.4 意义迁移和概念迁移研究的意义、不足与展望	155
8 语言迁移的影响因素	159
8.1 习得阶段和目标语水平	159
8.2 语言类型距离	160
8.3 标记性	162
8.4 子集原则	166
8.5 目标语输入的可处理性	170
9 多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	177
9.1 概述	177
9.2 基于心理语言学的多语迁移研究	179
9.3 基于生成语法理论的多语迁移研究	180
9.4 多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的影响因素	186
10 结束语	191
参考文献	194

1 引 论

1.1 语言迁移的定义和主要研究内容

1.1.1 语言迁移的定义

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的作用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随着语言迁移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语言迁移的理解不断加深。语言迁移不仅是语言学习的结果和言语表现,也是一个心理过程;同时还是一种补偿性的学习策略。它既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共时现象,也是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历时现象。

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Chomsky 的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学和其相关领域里引发了一场革命。在二语教学领域,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观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上的对比分析理论(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Lado, 1957)遭到了摒弃,二语习得研究进入了所谓的中介语范式(Interlanguage Paradigm)。语言迁移研究,这个在对比分析时期的“宠儿”,在这个转折时期受到了冷遇。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语言迁移研究重新受到了二语习得研究者们的重视,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回眸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迁移研究的历程,我们发现,二语习得界和语言教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虽几经起伏,但长期持久的探索取得的成绩也足以令人自豪。关于语言迁移研究的历史回顾,在本书 1.3 中还会作更为详细的介绍,这里主要回顾语言迁移定义的形成过程。

笔者认为,语言迁移研究迄今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是二语习得界对语言迁移的定义趋于一致。传统上来说,语言迁移一般被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见 1.3),如 Weinreich (1953)称之为语言干扰(interference)。这个定义只注重了母语的负面作用,而忽视了母语对目标语习得的促进作用,因而较为片面。到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随着对语言迁移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语言迁移的这一误解开始得到纠正。Gass 和 Selinker 在 1983 年出版了一本书(1992 年又出了修订版),名为《语言学习中的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根据这本书的不完全统计,对“语言迁移”至少有 17 种说法(Dechert & Raupack, 1989)。而差不多在这一时期,Kellerman 和 Sharwood Smith(1986)也出版了一本关于语言迁移研究的书,名为《二语习得中的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

2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Influ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他们认为“跨语言影响”比较中性,不像“语言迁移”那样给人上面一种负面印象。Kellerman 和 Sharwood 的观点虽然对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中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语言迁移的负面标签给予了默认。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对语言迁移旗帜鲜明给予“平反”的学者首推 T. Odlin。他在 1989 年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名为《语言迁移:语言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Odlin 不仅把“语言迁移”这个当时还颇具争议的术语作为自己的书名,而且在该书中对语言迁移下了个工作定义:“迁移是目标语和任何一种已经习得的语言(也许是没有很好地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或差异所造成的影响(Transfer is the influence resulting from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any other language that has been previously acquired (and perhaps imperfectly acquired))”(1989: 27)。Odlin 的这个定义比较宽泛,既涵盖了母语的促进作用,也提及了其阻碍作用,在二语习得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个定义,Odlin (1989) 还把“语言迁移”和“语言借用(borrowing)”之间作了区别。他指出,前者是二语习得者由于受母语影响而产出与母语相似的语言成分,我们可以在母语中找到其源头。但后者指的是二语习得者在交际或语言产出时直接使用母语的东西,如交流时不知如何表达而直接使用母语,写作时不知如何表达而使用母语的拼写等。当然,语言借用的源头并非只限于母语,与语言迁移一样,二语习得者已习得的语言都会成为语言借用的源头,而且语言类型距离(typological distance)此时同样也会影响语言借用。因此,语言借用来自语言使用,是一种交际策略,而语言迁移来自语言结构。但有时语言迁移和语言借用的界限并不非常明显,比如从母语中直接翻译成目标语成分。

Odlin 的这部著作在二语习得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翻开了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现象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篇章,堪称语言迁移研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笔者之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多伦多大学做博士论文时,从中获得了灵感,在撰写专著《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时也深受该著作的影响。

从 Odlin 出版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至今又 20 年过去了,语言迁移研究在这 20 年里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Jarvis 和 Pavlenko 于 2008 年写了一本名为《在语言和认知中的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专著,全面总结自 Odlin (1989) 以来二语习得界在语言迁移研究上的新成果,虽然在他们的著作里没有明确给“语言迁移”下个新定义,但该著作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一个人关于一种语言的知识对这个人另一种语言的知识或使用产生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a person's knowledge of one language on that

person's knowledge or use of another language)^①。对照 Odlin(1989)对语言迁移下的工作定义,我们发现 Jarvis 和 Pavlenko(2008)的语言迁移新定义和 Odlin 的语言迁移工作定义的最大不同是 odlin 把“跨语言影响”,解释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产生的影响”,而前者把“跨语言影响”解释为“一个人一种语言知识对他的其他语言的知识和使用的影响”。我们认为, Jarvis 和 Pavlenko 在他们的新定义里去掉“语言间共性和差异”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因为共性和差异把人们的视线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而(一个人语言)“知识”和“使用”这两个词表明迁移远远不止是语言层面,而是全方位的。

淡化语言间的共性和差异,那么我们也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正迁移和负迁移了。我们一般把已学语言对目标语学习的促进作用叫作正迁移,把已学语言对目标语学习的阻碍作用叫作负迁移,而前者往往是语言间的共性所造成的,而后者则归因于语言间的差异。但是,已学语言知识对目标语习得的影响远不只是这两种,还会表现为回避、过度使用、借用以及语言磨蚀(attrition)等。特别是根据 Jarvis 和 Pavlenko(2008)的定义,语言迁移所指广义意义上的已学语言知识对目标语习得的影响,它和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是同义的,本书中两者通用。跨语言影响在二语习得者整个学习过程中均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到语言的每一方面。但是,当我们分析学习者某一具体的语言迁移现象,从学习结果来判断语际影响是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正、负迁移这两个术语不仅可以,而且还不得不用。在本书中也不例外^②。

Jarvis 和 Pavlenko(2008)的这本专著,从概括的全面性,理论探讨的深入性和视角的前瞻性讲,其学术成就完全可以和 Odlin 的《语言迁移:语言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这部著作相媲美,因此这本鸿著可以看成是语言迁移研究发展史上第二座伟大的里程碑。

笔者于 2004 年出版的《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一书只是介绍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这段时间里二语习得领域语言迁移研究的成果,但最近 20 年语言迁移研究可以说从最初的对比分析开始到现在,经历一个从单一维度到多维度的转变,研究层面和内容比刚开始时丰富了很多。在我们这本《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书中,我们将从各个语言层面以及语言层面的接口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语言习得中语言迁移出现的新视角和新领域,如语义迁移、概念迁移、句法形态、句法语义等语言接口知识的迁移,第三语言初始状

① Jarvis 和 Pavlenko(2008)虽然基本上按迁移研究的传统,把“跨语言影响”和“语言迁移”看作一回事,但他们同时指出,两者还是区别的,前者可以看作个人的心理语言现象,而后者可以看作社会现象。

② 参考本章下面的 1.2。

4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态中的迁移、多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语用迁移和篇章迁移,这些都是以前语言迁移研究没有怎么探讨的,甚至是从来没有讨论过的。本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我们 2004 年那本《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专著的继续。

1.1.2 语言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 Selinker(1969)和 Gass(1979),语言迁移主要研究以下六个问题:

- (1) 什么能够被迁移或什么发生了迁移?
- (2) 语言迁移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语言迁移是如何发生的?
- (3) 发生了什么类型的语言迁移?
- (4) 影响或制约语言迁移的因素是什么?
- (5) 什么证据能够说明语言迁移的发生?
- (6) 语言迁移和语言共性的关系是怎样的?

第一个问题探讨的是什么样的母语成分能够迁移到目标语中,被迁移的语言成分在迁移难易度上是否存在差异。前者与语言迁移的影响因素密切相关,众多研究表明标记性(markedness)弱的、与目标语语言类型接近的^①、语义上较空泛的以及突显度较高(salient)的语言成分更容易被迁移。但也有研究表明并非母语中的任何语言成分都会迁移到目标语中。一种可能性是一语中的某些成分在二语习得某个阶段是不发生迁移的,如 Bhatt 和 Hancin-Bhatt(2002)发现一语中的功能语类^②(functional category)C(complementiser)并不迁移到二语的初始状态中去。另一种可能性是某些一语的成分在整个二语习得过程中都不会发生迁移,如 Major(1986)发现二语音系特征的发展具有普遍性,母语的音系特征很少迁移到目标语中。另外,郑超(2003)发现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不会将汉语中功能语类 I(inflection)外的名词短语^③迁移到目标语英语中去。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只有二语习得者能够处理的语言成分才能被迁移,如 Håkansson 等人(2002)发现学习德语的瑞典学生开始时由于不能处理主谓倒装结构而不迁移母语的动词第二位置结构。当然,还存在不可能迁移的母语成分,它指的是母语中存在但目标语中不存在的语言成分。如德语名词的性系统就不可能迁移到英语中,因为英语名词没有语

① Kellerman (1983)提出“可迁移性”(transferability)的概念,指出只有当某个语言形式被认为是无标记的且与母语语言类型相近时才能发生语言迁移。

② 功能语类是 Chomsky 学派里的生成语法中的概念,与实义语类(lexical category)相对,与传统语法中的功能词(function words)和实词(content words)的区分类似,但又有所不同,比如介词是实义语类,但传统语法中是功能词。

③ 这里指的就是汉语中“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如“她眼睛很大”中的“她”。

法属性。因此,语言迁移是有选择性的,这也是语言迁移的一个显著特性。由 Andersen(1983)提出的“有的迁移原则”(Transfer to Somewhere Principle)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根据该原则,母语中的某一语法形式或结构如果要发生迁移,那么在目标语输入中必须含有与之相似的形式或结构。而且,Andersen 强调,要迁移的母语结构还需是自由、恒定、语言功用简单且经常使用的语素。因而,语言类型的相似性是母语迁移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 Andersen 的“有的迁移原则”只注重句法结构,后来, Kellerman (1995) 提出“无的迁移原则”(Transfer to Nowhere Principle)作为对“有的迁移原则”的补充。此原则强调,不是母语的句法特征,而是母语的概念系统控制二语习得者对目标语的使用,使得他们使用的目标语语法上可以接受,但与目标语表达习惯不符,因此语言迁移是由概念驱动的。对于后者,众多研究表明母语中的某些成分较其他成分更容易发生迁移。如 Gass (1979)发现容易理解的或语义内容微弱的语言成分更容易发生迁移。Cenoz (2001)以及 Poulisse 和 Bongaerts(1994)发现实词较虚词更容易被迁移。根据 Ellis(1994),发生在语音层面的迁移比句法层面的更显著。

第二个问题探讨的是语言迁移发生的机制。据笔者所知,目前连通主义(connectionism)、普遍语法和概念迁移都对语言迁移的发生做出过解释。连通主义认为,语言学习跟其他技能的学习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语言形式是以概率的形式存在的,而学习某个语言形式就是学习概括性不等的概率模式。对语言形式的学习过程又是语言输入的频率和其形式功能关系的复杂度驱动的。语言学习者会根据语言输入建立其概率模式,并经过反复激活而逐渐强化,从而导致对某个语言形式的习得。因此,先前建立的概率模式必然影响后来的语言输入。这样,学习第二语言会发生语言迁移就是必然的了。MacWhinney(1997:119)甚至提出,二语习得者在初期阶段应该而且一定会经历大量的母语迁移,母语的任何方面都有可能迁移到目标语中。在连通主义模型中,如果二语习得者遇到与母语相似的成分,已存于大脑中的母语模式就很容易被激活而发生正迁移。如果遇到与母语不同的成分,就会发生负迁移。这时,学习者必须首先忘记已有的母语模式,然后建立新的概率模式,从而造成习得上的困难。当学习者遇到母语中没有的成分,在反复的语言输入作用下,学习者就可以建立新的概率模式了。因此,学习与母语不同的目标语成分才是最困难的。

普遍语法视角的解释是,二语知识的学习是以母语为起点的,二语的某个参数以母语的参数值为起点,这样,语言迁移的发生就是必然的了。如果二语和母语的某个参数拥有相同的值,就会发生正迁移,反之就会发生负迁移。之后,在普遍语法和目标语输入的共同作用下,二语习得者逐渐设定新的参数,习得某个特定的句法知识。

和连通主义和普遍语法视角不同,概念迁移对语言迁移的关注点不是放在语言层面上,而是放在语言深层的概念层面的迁移现象。在概念迁移的视角下,语言迁移是全方位的。概念迁移的理论基础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根据我们的理解,概念迁移重在从语言与认知的接口即概念层面来探讨语义迁移发生的原因。过去对语义迁移的探索多停留在语言层面本身,致力于探讨语言的词汇、句子、语篇层面的跨语言影响或是语音、词汇、句法、语用层面的跨语言影响,旨在回答跨语言影响可以发生在哪些语言层面。但随着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深入,概念研究法被广泛采用,语言迁移研究出现了一个新动向,人们开始超越语言层面本身而关注语言迁移在概念认知层面上发生的事实,即人们对语言迁移发生的心理认知机理更加感兴趣。从认知语言学关于“现实-认知-语言”的原则立场出发,研究概念迁移的学者认为,语言反映了人对经验现实的概念化方式,语义迁移反映了一种语言对经验现实的概念化方式对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影响。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展开(参阅 Jarvis, 1998; Jiang, 2009),正在成为一个热点,第5章将对此做更加详细的论述。

以上三个视角对语言迁移发生机制的解释各有道理,但其侧重的语言层面有所不同,普遍语法视角主要是针对句法层面的,概念迁移视角主要针对语义层面的,而连通主义可以用于语言的不同层面。

第三个问题就是发生的语言迁移是顺向迁移、反向迁移、侧向迁移还是双向/多向迁移。我们经常探讨的是顺向迁移,还将其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目前其他几种类型的迁移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但 Gass 和 Selinker(1992:5-6)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区分语言迁移的类型,因为我们只有一种语言迁移,那就是二语习得者使用以前的语言知识学习目标语的语言形式。当然,这种观点还只是建立在顺向迁移的基础之上提出的。随着语言迁移研究深入,不少研究者指出从不同的角度,有利于对语言迁移这一复杂现象作出更为科学的分析。下面在 1.2 节中我们会提到 Jarvis 和 Pavlenko(2008)总结的语言迁移的十个维度。

第四个问题探讨语言迁移的影响因素或制约因素。根据 Ellis(1994),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主要是语言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三个方面。语言因素主要包括目标语和母语之间的语言类型距离、要习得的语言知识的标记性、二语习得者的语言发展阶段以及目标语输入的可处理性等。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及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关系。Odlin(1989)指出,负迁移在课堂环境下会比在自然环境下更容易发生。Tarone(1982)发现,当二语使用者对比较重要的人说话时,他们会尽量利用所有的语言材料,这时母语迁移更为明显。心理因素主要是指二语习得者对目标语的心理距离。我们将在第9章详细介绍各种语言迁移的影响因素。

第五个问题探讨语言迁移的判定标准。蔡金亭(2009)对此做了较好的归纳,

指出:“母语迁移的发生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判定,一是通过母语、二语、目标语之间的对比分析提供的语言证据,二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关于二语习得者思维过程的内省证据”。他还介绍和评析了传统对比分析、扩展对比分析、有声思维(think aloud)、即时翻译(immediate translation)和回顾性访谈(retrospective interview)五种确定母语迁移的具体方法,前两种方法获取的是语言证据,后三种收集的是内省数据。

Lado(1957)提出的对比分析方法可以用于判定母语迁移。在分析学习者的二语产出时,如果某些语言结构有过度使用或严重使用不足或不符合目标语规则,最直接的方法是从学习者的母语中寻求此问题出现的原因。但是,只根据二语习得者的母语和目标语判断语言迁移有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Jarvis(2000)提出扩展对比分析法,不仅比较母语、中介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异同,还涉及不同母语背景中介语之间的比较。在此基础上,Jarvis总结了三个判断语言迁移的标准。一是 Odlin(1989)提出的二语习得者中介语表现组间相异性(inter-L1-group heterogeneity),它指的是(至少两种)不同母语的二语习得者学习相同的目标语成分要有不同的表现。Schwartz和Sprouse(2000)也持这种以比较研究确定语言迁移的观点,他们认为研究语言迁移可以考察以不同类型的语言为母语的二语习得者学习相同的目标语成分,在语言输入基本相同时,看他们在所考察的语言项上是否有不同的表现或发展模式。以往有些研究在判定语言迁移时由于没有与不同母语的二语习得者的表现相比较就犯过此类错误。比如Lightbown和Spada(1999)发现,与名词做主语的疑问句相比,母语为法语的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在以代词为主语的疑问句中使用主谓倒装结构。他们认为这是母语迁移的结果,因为在法语中只有代词做主语的结构在疑问句中才允许主谓直接倒装。但Ewehag和Järnum(2001)发现母语为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也有同样的表现,而瑞典语的疑问句并不区分代词做主语和名词主语。这样,Lightbown和Spada母语迁移的结论就难以站住脚了。二是Selinker(1992)提出的二语习得者中介语表现组内一致性(intra-L1-group homogeneity),指的是说同一母语的二语习得者学习相同的目标语成分的表现要一致。三是Jarvis(2000)提出的学习者母语和目标语表现的组内对应性(intra-L1-group congruity),指的是二语习得者目标语中表现出的某些特征要与其母语中的特征相对应。

原则上说,以上任何一个判断标准都可以判定语言迁移的存在,但有些时候仅仅依靠某一个标准也会产生错误。比如第二个标准,说同一母语的二语习得者学习相同的目标语成分时表现不一致有可能是二语习得者不同的个体因素造成的,如果仅根据此标准判断语言迁移不存在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说同一母语的二语习得者学习相同的目标语成分时的一致表现也可能是受目标语或习得

普遍性的影响,如果仅根据此标准判断语言迁移的存在也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对于第一个判断标准来说,说不同母语学习相同目标语的成分二语习得者相同的目标语表现也有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就是说,这种相同的表现也并不一定排除语言迁移。另外,不同的目标语表现不一定就是母语迁移的结果,个体因素、文化、教学等其他因素也都可以导致不同的目标语表现。相对来说,第三个判断标准较前两个更为可靠。因此,以上三个判断标准是判断语言迁移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都是充分条件,我们最好同时使用这三个标准,至少使用其中的两个标准来判断。

由于二语习得者是目标语学习的主体,他们本身最清楚使用目标语时是否受到了母语的影响。因此,通过收集他们的内省数据发现他们是否使用了基于母语的学习策略、交际策略,从心理思维的角度确定是否发生母语迁移是比较可靠的方法。目前常用的方法包括,通过有声思维来描述学习者母语思维和二语思维的过程,获取学习者二语习得过程中内省数据(intropective data);即时翻译,在学习者完成二语输出后立即让其把二语内容翻译成母语;回顾性访谈,让二语习得者针对其语言使用回答研究者的问题。当然,这三种方法都比较主观,甚至有时二语习得者使用的某些语言结构受到了母语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因此,内省数据有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实际,但可以作为语言证据的有效补充。

最后一个问题主要探讨语言迁移和普遍语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普遍语法中的参数可以解释语言迁移。如果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是可及的,我们可以用参数预测和解释语言迁移,二语习得者会将母语中的参数迁移到目标语中去;如果普遍语法是完全不可及的或只是通过母语间接可及的,语言迁移就是二语习得不可避免的产物了。另一方面,语言迁移又可以推测普遍语法的可及性。如果二语习得者只使用母语的原则或参数值,那么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就是不可及的,如果二语习得者不使用母语中的参数,而是正确设置了目标语的参数值,那么普遍语法就是可及的。

1.2 语言迁移的分类

纵观现有的语言迁移研究,人们对语言迁移的指称各不相同,类型划分纷纭复杂。有的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有的分为句法迁移、词汇迁移、语义迁移、语音迁移、语用迁移、概念迁移、篇章迁移等;有的分为母语对二语或三语的迁移、二语对三语的迁移和二语(或三语)对母语的迁移;有的分为阅读迁移与句子口译迁移;有的分为有意迁移与无意迁移;还有的则区分隐性迁移与显性迁移,等等。

Jarvis 和 Pavlenko(2008:20)根据 Bachman 和 Palmer(1996)对测试任务特征的分类和描述方法,提出了一个包含十个维度的语言迁移分类方案(表 1-1):